

金马影后 舒淇

首部古装爱情大戏

30集浪漫武侠传奇

风尘三侠之

领衔主演：舒淇 霍建华

红拂女

传奇演义 + 纸上影院 + 巨星花絮 + 访谈大碟 = 精彩一览无余

第一媒体/著

SHI WEN BOOK
百世文庫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全新彩装

正东(香港)电影有限公司 摄制
第一媒体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

北京东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视听在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慈文影视制作公司
联合出品

演员表:

红拂女	舒淇	饰
李靖	霍建华	饰
杨素	郑则仕	饰
虬髯客	于荣光	饰
独孤城	江华	饰
平阳公主	姚采颖	饰
李世民	李俊锋	饰
杨玄感	贾乃亮	饰
程咬金	庞庸之	饰
李渊	侯勇	饰
抱琴	罗湘晋	饰
尺素	刘芸	饰
花夫人	司光敏	饰
绿羽	杨渝渝	饰
李密	董志华	饰
阴世师	张春仲	饰
隋炀帝	秦焰	饰
李建成	铁鹤	饰
李元吉	王星凯	饰
善本	白玉	饰
守春	刘新渝	饰
怀香	董丽丹	饰
秦琼	张宇	饰
魏征	张熙	饰
尉迟恭	蔡小龙	饰
王世充	赵冬柏	饰
梁朋	郭明翰	饰
翟让	侯同江	饰
跛爷爷	李方之	饰
小米	郭鑫	饰
萧皇后	舒丽	饰
仇家	吴东明	饰
宇文化及	于文	饰

总发行人

杨登魁

出品人

杨登魁 蒲树林 马中骏

制作人

崔宝珠

监制

王子鸣

企划统筹

陈秀卿

导演

梁德华 黄俊文 王子鸣

武术指导

袁祥仁 刘崇峰

编剧

朱历 任沙 陈汗

企划宣传

雷淑惠 周子杰

剧照

郝甯 康乐 杨明

摄影师

栗心博 曾来平

王旭光 张镇东

服装指导

陈顾方

化妆

卢瑞莲

梳妆

仇小梅

主题曲

《红尘》

主唱

李翊君

创意音乐有限公司 发行

片尾曲

《真的》

主唱

张韶涵

福茂唱片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鸣谢:

中央电视台涿州影视拍摄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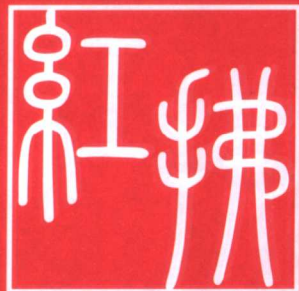
Matisse 马谛氏苏格兰威士忌

新浪娱乐独家网络支援

图书制作:

世文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台湾柏室科技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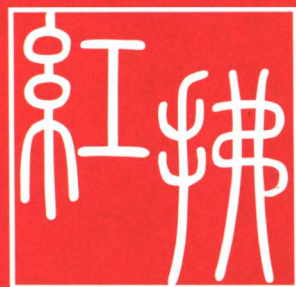
同期影视书
独家网络支持

www.shiwenbooks.com

世文网

SHIWEN BOOK
百世文庫

风尘三侠之 红拂女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一媒体 / 著



風塵二俠之紅拂女

□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出版 © 2006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第一媒体控股有限公司 / 台湾柏室科技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中文简体字著作权权益为世文出版(香港)有限公司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尘三侠之红拂女 / 第一媒体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7

ISBN 7-80173-560-9

I. 风… II. 第… III. 电视剧—剧照—中国
IV. 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3640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6-370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SHIWEN BOOK(H.K.)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风尘三侠之红拂女

作 者 第一媒体

责任编辑 吴昌荣

装帧设计 世文·阿元工作室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世文·阿元工作室

印 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开 印张 17.5

字 数 295千字

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560-9/J·059

定 价 48.00元(含光盘1张)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 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电 话: 64271187 64279032

E-mail: icpc@95777.sina.net

邮 编: 100013

传 真: 842576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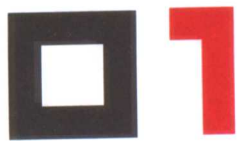


目 录

传奇演义	6
幕后花絮	257
媒体见面会	273
一个“百变”红拂女	276
《红拂女》“七宗最”	278
主题曲	279
演职员表	280

明星秘档

舒 淇	姚采颖	贾乃亮
霍建华	江 华	庞庸之
郑则仕	李俊锋	候 勇
于荣光	刘 芸	



1

隋大业十二年元宵夜。

长安城内，夜色明朗，花灯处处，仕女游人赏月观灯，京都气象万千。

一群孩童提着花灯在路旁边走边唱：“杨花落，东方曙。桃李子，莫浪语，黄鸟绕山飞，宛转花园里。”

街道上各式各样装饰得美轮美奂的轿子经过。游人们站在街边观看，一边品头论足。忽然游人中有人盯着前方嚷嚷：“看啊！春田坊的花车！是春田坊的花车！”

他这一喊，人群立刻骚动起来。本来不在行列里的人也都挤了过来，队伍里一阵骚乱，行人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在前方几米外，正是春田坊的花车。这花车与其余车轿不同，特别大，由四匹骏马拉着。骏马用锦绣装饰着，昂首阔步，十分神气。一个车夫坐在花车前座驾着马。大车的四角竖着四根镂花圆柱，撑起车顶，四面垂着纱帐。从纱帐里可以影影绰绰看见里面坐了几名披着连帽斗篷的女子。斗篷下只能看到那如葱的手指，优美纤巧的下巴和红颜诱人的嘴唇。

车身移动得很缓慢，经过路人身边，路人中又有人喊起来：“美人，掀起帘子让我们看看！”其他人也开始跟着嚷嚷：“美人！美人！让我们看一眼！掀开帘子！掀开帘子！”

人群中有人大胆的去撩起纱帘，还没撩开，车前头的车夫头也不回，一鞭子抽过来，那浮浪子弟猛抽回手，哎哎地惨叫起来。花车在街道上继续行进，却没人再敢掀帘子了。

纱帐内，一个美貌女子面无表情，看着车外。车外街道上灯饰灿烂，孩子们嘻笑着跑来跑去。远处天边有微微的灯光，有人在燃放孔明灯。她禁不住掀起纱帐看灯。

漫天的孔明灯红光盏盏，在宫阙上冉冉上升。



春田坊的花车来到十分威严的将军府门前，众人陆续下车，全身斗篷遮盖，全都看不清楚容貌。

这时，将军府一边的小门被打开了。一个侍从走了出来。车夫对他说：“我们是春田坊的女乐。”

侍从打开了门。众人就要进入，侍从突然一把拦住：“请脱帽验明正身。”

众人摘下了帽子，露出一张张精心修饰过的美丽脸庞，走在最后的更是美貌绝伦，她就是红拂，只见她缓缓摘下帽子，将脸暴露在月光下。

侍从看得有些发呆：“众位姑娘可以进来，但随身物品请放在此处。”

红拂等人只身进府。脚步匆忙，来到屋前。一道门拉开。门里站着一群仆人。红拂等人进入屋子，仆人们围了上来。红拂等人张开双手，仆人将红拂等人的斗篷、外衣、头发上的发簪、耳坠、鞋子，全都脱下，装在托盘中。动作迅速而有效。

这时另一边的门被拉开，红拂等人继续往里走。门里又是一队仆人。红拂等人走入屋中，门被关上了。红拂将手一张，仆人们上前，蹲下，从脚开始对红拂进行搜身。

仆人的手顺着红拂的小腿慢慢攀上，大腿、腰身、手臂。红拂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仆人瞥了红拂一眼，红拂冷冷地看着他，仆人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门又被打开，红拂等人继续往里走。

第三道门打开。红拂等人走了进去。席榻之上摆放着五个托盘，托盘里放着所有的衣物饰品。

红拂等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前面就是大厅了。

仆人一路碎步疾行。推开大厅门，一股喧嚣之声扑面而来，大厅内钟磬齐鸣。在大厅尽头高高的案几上坐着三个武将，中间的那个最为威武，正是武将李玥，身边两人分别是他的从弟以及长子。三人举杯痛饮。

“主公，春田坊的女乐班已经到了。”仆人说。

李玥抬起胳膊招招手，示意让她们进来。

仆人退到一边。

一曲别样的曲乐传来。随着曲乐，五条彩绸从门外飞了进来，彩绸落下，只见大厅里出现了五个绝色的女子。红拂、抱琴、尺素、绿羽、善本摆着飞天姿势。五人都穿著胡服、袍袖、袍裤，在脚踝处收束，中空，露出腰肢。透明的薄纱飘带缠绕在五人身。五人各穿不同色调，红拂是红色，绿羽是绿色，抱琴是紫色，尺素是黄色，善本是蓝色。红拂特别靓丽引人注目。

五人抱着乐器，浮在空中，开始演奏。演奏中，随着乐曲，肢体摇摆，舞姿曼妙。

众人看呆了。

从弟惊叹道：“大哥！这可是著名的西域舞曲——飞天拈花？”

李玥答道：“没错。此乃西域佛曲中最繁妙的媚神乐章。只有春田坊有此传神之作。”

从弟赞赏地点点头：“不愧为京都教坊第一坊。”

突然，一条红绸向李玥飞了过来，红绸落下，手中拿着琵琶的红拂站在了李玥的面前。李玥从从弟腰间抽出宝剑。李玥伸手阻止了他。

红拂笑着，然而眼睛里却毫无笑意，她在李玥的身边舞着，故意做出种种挑逗的动作。李玥伸手欲拉红拂，红拂不断躲闪，却又若离若即，始终让李玥得不了手。

李玥心痒，终于忍不住将红拂一把拉向自己的怀里。红拂就势扑入李玥怀中，双手环抱在李玥的脑后，却偷偷从琵琶上卸下了一根琴弦，欲取李玥的性命。

李玥像是没有察觉，顺着红拂的手臂慢慢上摸，低声对红拂说：“你可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暗人！”

红拂一惊，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李玥已经一只手持红拂扔了出去。

红拂在空中找回平衡，稳稳落地。周围的那些仆人和鼓乐手一下子将佩剑都抽了出来，将红拂众人团团围住。

红拂等人围成一个圈，戒备着。

李玥给自己斟上酒，对着红拂众人说：“朝野之中，能跟杨素一争高下的只有我，杨素一直都想除了我这个眼中钉，我平时为人谨慎，所以他一直找不到机会，今天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机会，但是可惜，这个机会是我给他的。”说完，他将酒一饮而尽，一下子将酒杯摔在地上。

仆人们向红拂扑了上去。红拂抓起琴上的琴弦，一出手，便切断了来人的脖颈上的动脉，血溅了出来，染红了红拂的衣服。红拂顺手抓起了这人手里的刀开始了一场大屠杀。

那些仆人根本不是红拂等人的对手，红拂冲向李玥，势不可挡。

李玥的从弟和长子冲向红拂欲阻止她。突然四条彩绸飞来，将从弟和长子缠住。这四条彩绸正操纵在抱琴等人的手中，四人一使劲，从弟和长子被彩绸分尸。血从半空中撒落在地上。

此时红拂已经来到了李玥的身边，全身浴血，如同地狱来的修罗。李玥已经吓得动弹不了。

红拂终于开口说话，但声音冷得像冰：“司空大人要杀的人绝不能活。”

红拂一挥手，李玥的脖子已经被切开，李玥捂着自己飘着血的脖子，倒在了地上。



红拂等人举着火把，一路往外走来，一路纵火。立刻四处一片火光。

将军府外的街巷里没有人，两旁屋檐上的花灯亮晃晃的，四处非常安静。春田坊花车开了过来，车夫将车停在门口。

这时，将军府大门开了。红拂、抱琴、尺素、绿羽、善本出现在大门口。五个人身上和衣服上都溅着血迹，但是脸上倒是都很干净。五个人就像来时一般，红拂领头，美艳而面无表情。非常优雅地走出了将军府。

红拂其实并不是真名，如同红拂身边的同伴一

样，她们的名字都是按照官府名册取的，抱琴是教乐舞的，尺素是管理文房四宝的，绿羽是管茶艺的，红拂负责持拂除尘。还有，善本负责书册，怀香管熏衣，守春种植花卉。

隋朝大业年间，天下大乱，原本红拂只是一个被乱世湮没不为人知的生命，然而有一个人给了她一条生路，也改变了她的一生，使她成为杨素府上的一名暗人，这个人就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独孤城。

独孤城原本是御前第一带刀侍卫，他爱上了皇帝的妃子。两人相约要私逃出宫，结果事机泄露，妃子被皇帝赐死，独孤城虽然逃出来，但是他的心已经跟着他的情人一起死了。

龙王庙前空无一人。只有夜空里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声。那铃是系在剑柄上的，剑握在独孤城的手里。独孤城默默地走向龙王庙，每走一步，铃铛就在夜空里传出一阵阵声响，显得如此诡异。

独孤城来到龙王庙门口，抬起头看着龙王庙。此时的龙王庙正堂之上，一个长发披肩颇有道骨仙风的长者正盘腿而坐。独孤城向前一步，正要进入时，从屋内冲出许多信徒。独孤城抽出剑，将信徒杀死，迈步走进正堂，一路上众信徒纷纷在他的剑下倒下，手法干净利落。很快地就来到了龙王的面前。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些倒下的信徒一个个又站了起来。有些披头散发，有些肌肉爆发，似乎比之前更加有威胁力，他们纷纷向独孤城猛扑过来。独



孤城奋力抵挡，又将数人重创倒地，然而这些人却又慢慢从地上爬起来。独孤城察觉到了龙王的嘴唇在默默地念着什么。独孤城暗惊：催魂术？！

众信徒这时已在独孤城四周排起一道人墙，联手攻向独孤城。突然，独孤城的武器一不留意被打飞。独孤城嘴边露出一丝不屑的神情。

龙王的嘴唇越动越快，信徒的攻势也越来越激烈。独孤城抵挡众人，依旧显得游刃有余，只见他突然一声暴喝，人墙坍塌。独孤城冲到了龙王的面前，龙王一惊，吓得停下了念语。顿时那些信徒纷纷倒下。

长安城里这些天在传出现了一个奇人，他能预

知未来，断人凶吉，长安城的信徒甚至为他盖起了一座庙宇，独孤城今晚此行的任务就是要带此人去见杨素。

4

独孤城押解龙王来到司空杨素府。

龙王站在书房之中，杨素侧卧在睡榻之上。怀香正将一只香鼎放在杨素的卧榻边。杨素深深地吸着香气，十分陶醉的样子对龙王说：“都说你能知晓未来，断人命运，你可知道你今天的命数？”

龙王笑而不语。

杨素慢条斯理地接着说：“被我的人这么带到我府上居然还能笑出来的，你倒还是第一个。人人都



说现在是个乱世，乱世里就会出现那么几个奇奇怪怪的人，百姓也愿意相信这些神鬼之说聊以安慰。可是我杨素偏偏什么都不信。当初秦之所以亡就是因为陈胜吴广的起兵造反，他们将一块写着陈胜王的布条藏于鱼腹之中，说是天意神旨。哪来的什么天意，根本就是人意。人要借着天，借着神才敢欺君犯上。就跟你一样！”

这时守春手里捧着一卷东西走进来。杨素示意守春将这卷东西丢到地上，展开之后，原来是一幅供词，供词之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杨素对龙王说：“你的同伙已经招供，那首杨花落，东方曙。桃李子，莫浪语的童谣是你们受人指使散布出来，杨花落说的就是当今的皇上，桃李子，暗藏一个李字，你们想要给一些人谋权篡位的借口，让天下改王姓李氏不是吗？”

龙王的额头上已经冒出汗了。

杨素紧盯着龙王说：“只是那人没能说出背后的那个指使人是谁就咽气了，今天我请你来便是想要请龙王告诉我，那个躲在暗处觊觎皇权的是谁。”

龙王的脸因为恐惧而抽搐着。

杨素依然紧盯着龙王：“你不说也没关系，反正天下得权得势

的李家也没几个，你正好给了我放箭的靶子。”

龙王忍不住了：“杨素，你独揽朝政，只手遮天，你定不得好死。”

“好不好死倒还未知，但是一定比你活得长久。”杨素哈哈一笑，慢悠悠地一挥手，怀香和守春便将龙王押了下去。

杨素这时伸了一个懒腰，对独孤城说：“什么时辰了？”

“就快要天亮了。”独孤城回答。

杨素若有所思地说：“红拂他们也该回来了。”

听到红拂这个名字，独孤城的神色有了一些变化。

龙王被押出跪在花园的地上，一脸的恐惧，全身抖个不停。

守春问：“你可有什么话要交代？”

龙王撕心裂肺地喊：“杨素当道，天下必亡！”侍从将一个黑口袋套在了龙王的头上。挥舞大刀斩落下去。

5

车夫赶着马车来到司空府附近的小巷中，红拂等人陆续从车上下来。径直走到巷子中的一尊石碑前，红拂按动石碑，瞬间出现一个暗道口。众人鱼贯而入。红拂走在最后，快进地道的一瞬，红拂回头看了一眼即将升起的太阳，进入了地道。

红拂、抱琴、尺素、绿羽、善本五人进入地下宫。一见他们出现，阴世师立刻上前来，凑近红拂说：“红拂，主公等了你们一晚上，赶快去回禀问安吧。”

红拂略有迟疑：“天时已晚，只怕大人已经安寝……”

“唉，他要肯安寝就好啦。他整晚上没睡，折腾人。”阴世师看着红拂，“主公吩咐，你一回来立刻去见他。你们赶快上去吧。”

“知道了。”红拂虽答应，脸上却露出一丝憎恶的神情。抱琴等

人看着红拂，略有露出不满之色，分别散去。

在司空府杨素寝室，杨素趴在床上，两脚抬高，一名婢女正用两只铃锤为杨素捶脚板，床侧候着七八名侍女。

肥横、尊贵的杨素抱着一个抱枕趴卧床上，闭目享受着，他留着一把美髯，偏着脸，让胡须垂在枕上。

忽然婢女的铃锤一滑，槌到了杨素腿胫骨上。

“啊哟！”杨素一声惨叫，伸脚一蹬，婢女脸色惨白，来不及反应，被杨素踢倒在地。

“你要害死我呀！”杨素很生气，吩咐左右，“把她拉出去……”

他话没说完，婢女惨叫起来：“大人饶命！我不是故意的……”

杨素没理她，继续交代左右：“把她一条腿的胫骨给打断，不，两条都打断！”

婢女愈发惨叫：“司空饶命！我是不小心的，司空，求求你……”

然而没人理她，另一名侍女接过了铃锤，谨慎地重新开始替杨素槌脚板。

婢女被拖出门外，一路惨叫。婢女刚被拖出去，红拂随即进入。她毫无反应，像没看到一般。见到杨素，红拂低头一拜。

“主公。”

杨素翻身要坐起来，袒着大肚皮：“唔，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杨素显出满意的表情：“李玥呢？”

“李玥满门均灭，主公可以安枕。”红拂没有表情地答道。

“嘿！嘿！很好很好。”杨素按捺不住内心喜悦，拍拍榻旁，“红拂，过来坐。”

红拂没有动。

杨素又喊：“红拂！”

红拂垂着眼：“主公，红拂刚开完杀戒，满身血腥，有秽气，让主公沾染上了不宜……”

“什么秽气！我也是武将出身，怎么会在乎这个，”杨素打断红拂，使劲拍榻旁。“过来坐！”

红拂这时求助地看向独孤城，独孤城只垂手站着，全无反应。红拂木着一张脸走到杨素榻旁坐下。杨素立刻抓起红拂的手，在手中揉捏：“这么一双柔弱无骨的小手，谁会相信它上头沾满了血腥呢。”

又拿起红拂的手，放在鼻前深深嗅闻：“没错！就是这个味，又咸，又腥，带了人肉味，我一嗅到，血都热起来了。”

他像狗一样吸闻着红拂手上的血腥，红拂坐着，面无表情，一动不动，但是脸上肌肉微微抽搐，可以看出她花全身力气在压制自己的憎恶。独孤城垂眼站着，一言不发，看不出他有任何反应。

杨素边闻边问：“告诉我，小红拂，你是怎么开杀的？一个细节也别漏。从头开始，讲给我听……第一个死的是谁？”

“奴婢先动手杀的是李玥的侍卫。”红拂表情呆板。

“为什么是他的侍卫，而不是李玥本人？”

“李玥其实早知道主公想要除他，所以今日之宴，实际上是他的一个陷阱。”

“但是他却没料到你们的武功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杨素像是很有兴趣，“继续说，继续说。你是怎么杀的第一个人？”

“奴婢用的是琵琶上的琴弦，勒住他的咽喉。”

“很好很好。琴弦抽出的时候血一定喷了你满身满脸吧。”

“是。”

杨素一拉红拂：“过来让我闻闻。”红拂没有防备，倒在他怀里，他低下头去闻红拂的脖子和脸。红拂面无表情。

这时忽然听见杨玄感的喊声：“父亲……”杨玄感边喊着，已一脚踏进来。杨玄感身后跟着一个随从。

随从见到杨素，赶紧行礼：“司空大人。”

杨素连忙推开红拂，坐正。红拂离开榻边，站到独孤城身边。玄感就像没看到，径直来到杨素榻边坐下。

“父亲，我刚听到消息，李玥一家五十六口全被杀了，”玄感笑嘻嘻地说，“闹得京都里沸沸扬扬的。”看一眼红拂和独孤城，“我就知道是你们办的事，应该没落下什么痕迹吧？”

杨素很得意地接过话说：“落下痕迹又如何？当今天下，除了皇上就是我了。皇上四处巡幸，靠的就是我在京都替他料理国家大事。只要不惊动皇上，谁敢动我！”

玄感摸摸鼻子：“说的也是。爹，你下一个要杀谁，留给我吧！要不，我领了一帮子精兵，成天除了摔跤、踢球，无事可做，我也怪无趣的。”

杨素看一眼玄感，显着不太信任他：“算了，这些事交给暗人吧，你何苦脏了手。”

“话不是这么说，爹，你如今打天下，我总想尽点力，免得他日你当了皇上，我……”看着杨素的轻视，玄感有些急。

杨素脸色大变，打断他：“你胡说什么！”

玄感有些满不在乎：“爹，你怕什么，现在谁不知道你最大呀，连皇上都听你的，满朝文武不畏惧皇上，反倒怕的是你……”



“你话太多了！”杨素厉声喝斥。玄感愣愣地不明白杨素为什么会这样恼火。他看父亲当着独孤城和红拂的面给自己难堪十分不快。

随从想打个圆场：“主公，少主这也是求功心切啊——”

话音未落，只见杨素眼中寒光爆增，他巨大的身躯突然以不可想象的速度飞起，一脚端在了随从的胸口。随从整个人被踹飞出很远，落在地下的时候，七窍流血，已经暴毙。

再一转眼看杨素，已经又卧在了睡榻之上，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冷冷地说：“好好的一个少主就是被这些不懂事的狗奴才给挑唆的。”杨素眼光一瞟，房间里的侍女侍从全都低下了头，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杨素问杨玄感：“我问你，你在外头，难道也是这么口无遮拦？”

玄感眼睛转了转，分明心虚，开口说谎话：“当然……当然没有。”

杨素分明不信他，训斥道：“你懂不懂！有些事是做得说不得！有些话是说得做不得！你要连这点都搞不清，枉为我杨素之子！”玄感赶紧分辨：“我懂啊！我怎么会不懂！”但他说话的模样显示他其实根本没听懂。

杨素看着儿子，又气又无奈地叹了口气。

杨玄感看出父亲想法，不高兴了：“我说我懂啊，你怎么老不相信我！”

杨素摇头，紧皱眉头，好半天，才口气严厉地说：“别的我也不要求你，刚才那些话，你再也别说，连想都不许想！你要是再胡言乱语，莫怪我不把你当儿子！”

玄感看着父亲的表情，忍了忍答道：“孩儿知道了。”

杨素说：“你回去吧。”

“跟父亲告辞。”玄感拜了拜，便要走。

杨素又对独孤城道：“城儿，你也回去吧。”

独孤城答道：“义父，孩儿告退。”

红拂一听，移身要跟独孤城走。杨素一抬手，说：“红拂你留下。今夜我要你侍寝。”

独孤城的身形稍稍停顿了一下，立刻又加快脚步走了出去，与杨玄感一起离开。

红拂一边看着独孤城的背影，一边轻声应诺：“是。”

独孤城与杨玄感两人走出杨素寝室外。玄感独自唠叨不已：“我就不懂！我爹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就这么信不过我。好像我多笨似的！我在外头，哪个不把我捧到天上，就只我爹不拿我当人！”愈说愈气，“总有一天！老子不靠他！你看我闯不闯得出一番名堂来。”

独孤城一语不发，在一旁走着。

杨玄感又对着独孤城说：“独孤，你也算是我的义兄，你帮我就等于帮我爹，你好不好告诉我，我爹到底是什么打算？外头都说他比皇帝还大，炀帝什么都听他的，我就不懂，他干嘛不自己做天子，老让炀帝在上头压着，他不闷吗？”

独孤城还是不说话。

玄感看他一眼：“好吧，你不说就算了，可是你别忘记，有一天我老爷子总会过世，等他死了，你们这些暗人和地下宫都是我的了，到时候我看你开不开口。”

独孤城还是不说。玄感自觉无趣，转身离开。

牙床之上，杨素鼾声震天。红拂拉好衣服，回头厌恶地看了一眼杨素，推门而出，走在回廊之上，回廊的另一头却站着独孤城，像是在等红拂，他显然已经站在这里很久了。

红拂看都没看独孤城一眼，从他的身边走过。就在那擦身而过的一刹那，独孤城刀上的铃铛响了起来。红拂停下了脚步。独孤城对红拂说：“我一直在等。”

“除了等你还能做什么？”红拂忿忿地说。

独孤城没有了话说。

红拂飘然离去，独孤城仍然站着一动不动，红拂渐渐走远。

他曾经把她从一个地狱里救出来，却把她送进了另一个更为黑暗更加不可超生的炼狱，连红拂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应该爱他还是恨他。

6

红拂回到地下宫自己的房间，解下外衣，身上的血迹依稀可见。红拂在铜盆里搅了一把汗巾，水彻骨地凉，红拂咬着牙，用水擦洗着自己的身体。冷得全身瑟瑟发抖。

看着水面荡漾，映照着自己的脸。红拂的思绪又飘向了很久之前……

一个很大的浴池。红拂在池内沐浴。水面上飘着玫瑰花瓣，池子四面垂着长纱帐。有两名女随侍伺候她。替她涂香皂，刷背，刷洗手臂。洗刷好后，红拂起身，随侍拿了一件长衣替她穿上。这时纱帐拉开，阴世师走了进来。

红拂有点紧张，连忙拢紧了袍子。阴世师过来，简短地说：“打开。”

红拂不动，有点不知所措。两名随侍过来把红拂的袍子拉开，红拂的长衣落在地上。

阴世师绕着红拂走了一圈，赞赏地观看着，之后站定，说：“很好。”

这话一出,两名随侍把长衣捡起来,给红拂再套上。

阴世师吩咐:“带她去梳妆。”

随侍答道:“是。”

红拂垂着眼,脸上是复杂的、屈辱与害羞兼具的表情。

铜镜里映出红拂的脸。阴世师咬着一根丝线,正在替红拂开脸。两名随侍一旁捧着红衣等待。阴世师一边替红拂开脸,一边说着话:“这可是你这一生的大日子,经过了今天这事,你就脱胎换骨,不是从前那个你了。”

红拂没有说话。阴世师开完了脸,替她敷粉。

阴世师又说:“我看你大概是不知怎么伺候男人,我会教给你。”

红拂垂着眼,两旁的随侍面无表情。

“首先是要怕,看到什么你都别怕,”阴世师说着忽然淫笑起来,“害不死你的,你年纪再大一点,就知道那是好东西,不过,现在,别怕,也别躲。”他替红拂画眉,往两颊上拍胭脂,点朱唇。

“也费不上你的力,你什么也别做,只要……”阴世师边说边把手落在红拂大腿上,红拂人一震,颤抖了一下。阴世师坚定地、缓缓地把她两腿往两旁推开来,继续说:“……把你这双腿给张开来,其余的,自有人去做。”

红拂不动,眼神往一旁飘去。在妆台旁,放着一具铜人,身上有穴道图。红拂看着铜人,神情忽然有些恍惚……

恍恍惚惚中红拂感到一只男人的手贴着衣服从她腹部往下滑动。耳边却像是独孤城俯身在说:气海在丹田,肚脐之下三指之位即为丹田……接着像是独孤城的手掌贴在自己的腹部,热热的……红拂像是看见了独孤城的脸,却又并不完全真实……

红拂希望那真的是独孤城。忽然她红了脸,闭上眼睛。然而这一切都是她的想象。

这时一只手从红拂的丹田移开,这手是阴世师的。他看着红拂反应,笑了笑:“看来你也不是完全不晓事的嘛!”

侍从端来了一个托盘,盘子里盛放着一杯酒。

阴世师将酒端到了红拂的面前:“喝了。”

红拂很奇怪:“这是——”

阴世师怪怪地笑着:“出嫁的姑娘都要喝的东西。喝了。”

红拂将信将疑,但还是把酒杯里的东西喝了下去。

阴世师盯着红拂,看着她把酒一滴不剩地喝了下去,完了交代随侍们:“更衣吧。”随后他走开了。

随侍们把衣服打开来,替红拂换上。那是一套红色的嫁衣。

当红拂第一次穿上那件红色的嫁衣的时候,她天真地认为那是世上最具魔力的东西,它将会带着她走向她最爱的人,成就她人生最大的幸福……

这时两名司空府的内侍进入,手上提着灯笼。两名女随侍一边一个扶着红拂,走了出去。

红拂身上的环佩发出轻微的声响。声响传来,独孤城立刻按住刀柄,制止了自己刀头上铃铛的响声。他偏耳倾听着。环佩的声音逐渐清晰,明显。独孤城快步而行,刀头上铃声变得急促起来。

在杨素卧房内,红拂盖着红盖头,有些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她的手紧张地搅动着衣角。红拂像是听到了独孤城的铃声,盖头下,她的那张红艳艳的嘴唇,嘴角轻轻地上扬,红拂笑了。

独孤城在快步而行。

突然有人推开卧房的房门。红拂不安地调整了一下姿势。来人慢慢地走近红拂。掀开红盖头,一只肥手,掂着红拂的下巴将红拂低垂的头慢慢抬起。

红拂低垂的眼睛慢慢张开,然而她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并不是独孤城而是杨素。红拂的表情由错愕到惊讶转而恐惧。她猛地想站起身,然而没想到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杨素将红拂抱了起来。

红拂乏力地嘟囔:“不,不。”杨素笑着,将红拂抱到了床上。

书房的纱灯里,突然有一只飞蛾,它扑腾着翅膀投向红烛。而红拂一声凄厉断肠的惨叫响彻天空。

独孤城猛地停住了脚步,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他突然发足狂奔想要冲入司空的卧房,但是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他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拳头。

然而不远处抱琴却在冷冷地看着独孤城。

大床上铺满了凌乱的红绸,红拂躺在上面,身上覆盖着红绸,头发如乌云,面无表情。她睁着眼睛,然而目光空洞,眼睛一眨不眨,仿佛灵魂已经不在这幅躯壳之中。这是一幅凄美绝艳的画面。

红拂面无表情,躺在床上,耳边听到的是独孤城的铃声。

杨素是红拂生命里的第二个男人,然而在她看来,杨素不过是她养的一只猫,一头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却夺走了她的贞操。从那天起,红拂的心似乎死了,对独孤城的爱,仿佛也死了。

